

編輯大意

- 一、本書依照教育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公布之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輯。
- 二、本書共分六冊，供高級中學六學期之用。
- 三、本書編輯目標，在提高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激發愛國精神，宏揚中華文化。所選課文，以思想純正，文辭優美，而又不悖時代潮流者為主。
- 四、本書依教學過程，在課文前冠以「題解」、「作者」，課文後殿以「注釋」。「題解」說明本文之出處及內容。「作者」介紹作者生平、著作、作品風格及在文學史上之地位。「注釋」解釋生字、難詞、難句之意義、讀音與出處。
- 五、本書另編有教師手冊，凡分段大意、結構分析、相關資料、注釋補充、問題與討論，均列入手冊中。
- 六、本書課文，分精讀、略讀兩類，凡屬精讀者，於題上加◎符號，略讀者不加。
- 七、本書如有疏漏之處，尚希各校教師惠予指正爲幸。

高級中學國文 第一冊 目次

一、永遠與自然同在	蔣經國	一
二、最後一課	都德著・胡適譯	一一
三、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一九
四、廉恥	顧炎武	二六
五、故都的回憶	蔣夢麟	三二
六、祭妹文	袁枚	四二
七、哲學家皇帝	陳之藩	五〇
八、靈丘丈人	劉基	五六
九、明湖居聽書	劉鶚	六一
十、訓儉示康	司馬光	六九
十一、師說	韓愈	七八
十二、學問之趣味	梁啟超	八四

◎十三、兼 愛 墨 子.....	九二
◎十四、桃花源記 陶淵明.....	九七
◎十五、長干行 李 白.....	一〇一

一 永遠與自然同在

蔣經國

——追憶吳稚暉先生——

【題解】

本文選自風雨中的寧靜，乃追憶吳稚暉先生之紀念文字。作者爲吳氏學生，遵照其遺囑，將其靈骨安放於南海之時，翹首遠眺，深覺「海闊天空，一望無際，這正是先生一生寬闊的胸襟；波濤洶湧，潮汐來回，正是先生一生的堅強與信守」，感悟「先生的肉體來自自然，又歸還了自然，但是他留下的精神，將永遠與自然同在」。歸來後，寫成此文，以紀念稚暉先生，時爲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

【作者】

蔣經國，浙江省奉化縣人。生於清宣統二年（西元一九一〇年），卒於民國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九。留學俄國。回國後曾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以建設「新贛南」著名。抗戰時，擔任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作育英才。勝利後辦理東北外交，督導上海經濟，均有卓越成就。政府播遷來臺，出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使無數青年成爲文

武合一之三民主義新青年。又主持行政院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使解甲將士能繼續爲國效力，從事建設。在國防部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長任內，於振奮士氣，安定社會，益著勳勞。迨出任行政院院長，即全力推行政治革新，並發展國家十大建設，成果輝煌。尤以勤政愛民，強固國防，繁榮經濟，因應世局，安定民生，深受全國軍民一致擁戴。民國六十七年，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七十三年，再當選爲第七任總統。

蔣氏繼志述事，勵精圖治。雖身膺艱鉅，宵旰勤勞，而公餘寫作，涉筆成趣；具有真誠、平易、清晰、寧靜、摯愛等特質。著有負重致遠、風雨中的寧靜、我的父親等書。

中華民國十四年，稚暉先生①在北平的時候②，曾經教過我的書。那時，我住宿、讀書都隨著他在一起；現在雖已事隔將近三十年③，但是老人家那種樂天④、簡樸、幽默⑤、謙虛以及愛好自由的精神和情態，仍然在我的腦海裏，留著清晰難忘的印象和啟示。

有一天，不知道是誰送了一輛人力車⑥給先生。他接受之後，等到客人走完，立刻要我拿一把鋸子來，把這輛車子前面的兩根拉槓鋸掉。當時，我以爲先生在開玩笑，不敢動手。後來，他說：「我要你鋸，你就鋸！」我心裏雖感到奇怪，但終照他的話做了。先生看著槓子鋸斷，哈哈大笑，就同我把這輛沒有拉槓的車身，抬到書房裏。他一面坐上去，一面對我說：「你看舒服不舒服？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接著，先生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你坐在車上被人拉著走，豈不成爲四條

腿④？」

這是一件小事，我當時也不感到什麼；但是今天想起來，確有其深長的含意。

又有一次，晚飯後，一班同學圍著先生閒談，他說了兩個故事給我們聽。第一個故事是：一條輪船從美國開到上海來，不幸中途在日本附近沈沒，船上的旅客大多都被救起，只有十一個人沈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講到這裏，就問我們：「你們知不知道這十一個人為什麼會死呢？」有些同學說是：「不會游泳。」也有些說：「運氣不好。」先生搖搖頭說：「你們都說錯了！這十一個人是從舊金山回來；他們帶了很多黃金，都綁在身上，所以到了水裏，就沈下去了。」

第二個故事是：有一個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時候，無意中檢到一張鈔票。起先，他以爲是一張普通的紙；後來有人教他用這張鈔票去買東西，他果然買到了很多糖果。從此以後，他覺得低著頭走路是有好處的，所以每次上街都低著頭找鈔票。結果，就在他走過馬路的時候，被一輛馬車撞死了。

這是兩則勸人不可貪財的寓言。尤其當我的年紀漸漸地大起來的時候，更體會到先生當年教誨後輩的用心。

民國十四年，我那時還只有十五歲，在我決定去俄國之前，曾經把這件事向先生報告。他見我赴俄的意志堅決，就說：「你去試試也好，青年人多嘗試一次，都是好的。」

於是，我離開了先生，動身南下。臨走的時候，他還親自送我到火車站，祝福我一路平安。

過了十四個年頭^㉔，我從蘇俄回到國內。在重慶，第一次去拜望他。先生見了我，第一句話就笑著問：「你嘗試經過怎麼樣？」當時，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一個月後，我把這十四年來的經過，寫成了一篇報告，送給先生看。第二天下午，先生就派人來找我去。他說：「你的報告，我已看完了。你所嘗試過的，是人間最苦的味道！不過，你沒有把命試掉，總算還好。」這天，先生顯得特別和藹可親，慈祥笑容伴著銳利的目光，這一位老人的影子，是我永遠不能淡忘的。此後，我每次從江西到重慶^㉕，都要去看他；有時還帶一些江西的土產送給他。

當日寇^㉖進攻貴陽^㉗的時候，重慶已經很吃緊；我就去勸先生搬到成都去。那天，先生的心裏大概也不高興，他很凶地對我說：「笑話！你把我看成什麼？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這幾句話多麼簡潔！多麼有力！

抗戰勝利^㉘以後，先生回到上海，又住在他抗戰以前住過的那幢老房子內。有一次我從東北到上海，帶了兩條松花江^㉙的白魚送給他。先生說：「我吃一條魚已經太多了，另外一條，你去送給別人吧！松花江的白魚，在上海是不容易吃到的；送給別人，別人一定很高興。讓人家高興總是好事！」

民國三十七年，我在上海管制經濟⑤。一天，一個人拿了一封先生的信，來爲他自己說情。我當時把信收下了。隔了不到半小時，先生又派人送了一封信來；信上的意思是說：「剛才那封信不能算數，我是被逼得沒有辦法才寫的。他說：如果我不肯寫信，他就要死在我這裏。這樣，倘使弄出人命案來，豈不害了我？所以我才答應他。但是，你不要理他；你認爲應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我一定非常喜歡。」

我在上海的時候，有空暇就去向先生請教。後來，經濟管制工作一天比一天困難了。一天，先生很幽默地對我說：「這恐怕是你命中注定吧！」最後，我辭去了經濟管制的職務，準備去杭州。臨走那天的下午，我又去看先生。他見我心情很不愉快，就說：「你還記得在北平時的一段故事嗎？有一天，你到學堂來，不肯吃飯；原因是同別人吵了架，而你又吵不過別人。當時，我就告訴你：『不吃飯，只有你自己吃虧；同你吵架的人，巴不得你餓死。』後來，你才吃飯。你現在才三十多歲，急什麼？好好地想一想，再重新來過。」我謝過先生的指教，又向他說了「再會」，就動身到杭州去了。

後來，局勢一天比一天惡化。三十八年初，我隨侍 總統回到溪口⑥家鄉後，還到上海去過幾次；每一次去的時候，總統都命我勸先生早點到臺灣去。起初幾次，先生的答覆都是：「慢慢來好了。」直到三十八年四月初，他託人打電話給我說：「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你可以把我送到臺灣去。」先生到了臺北，就住在中山北路。

三十八年底和三十九年初，是臺灣局勢最緊張的時候。我每一次去拜望先生，他都是笑嘻嘻地，顯得很高興。他很明白我內心的煩惱和苦痛，總想用他的笑容來安慰我，鼓勵我。每一次告別的時候，先生都是笑著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在我接總政治部主任之前，曾去看過先生，他對我的新職也表示贊同。

有一次，我因為心裏很憂煩，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又跑到中山北路去請教先生。我先把目前的政治環境和個人處境詳細說了一遍，先生說：「我知道有許多人想用各種手段反對你，也有人造謠中傷你；但是這些事，想明白了，算不得什麼！爲了你的父親，爲了你的同事，你都必須好好地做。一個沒有被人打擊過的人，是不會成人的。我覺得你所受到的打擊還是太少了。你現在不但是爲了自己的工作，要好好幹下去；即使爲了你的各種各樣的敵人，更應該好好地幹。因爲任何敵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讓步、不幹！」停了一下，先生又繼續地說：「榮華富貴都是空的，一個人能憑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於其他一切，還是能夠想得開、看得遠來得好，以免自尋煩惱。」

這一段話，是先生在他那間很小、很暗的客廳裏指示我的。老人嚴肅而有力的語句，帶給我很大的勇氣和力量。後來先生的健康情形，日漸惡化，我不敢多去看他；因爲他每一次見到我，都要談上一兩小時，這對於他的身體，是非常不適宜的。

去年先生病重的時候，我送他到臺大醫院。其後，我每一次聽到他的病勢好轉，就感

到高興；每一次聽到他的病勢惡化，就感到憂傷。今年，我赴美以前，去向先生辭行，恰巧他睡著了，沒有敢驚動他，到了我回國以後再去看他，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對我笑。這是我所見到的先生最後一次的笑容；那時，他已經沒有氣力多講話了。先生去世的時候，我站在他的身旁，看著他安詳地閉上了眼睛。一代完人^㉔，就在一個萬籟^㉕無聲的午夜，與人世永別了！

先生有一篇遺囑^㉖，內容雖然都是講的家事，但很富有教育意義。他把幾年來的帳目算得很清楚。到臺灣以後，先生的全部收入是：薪水一萬四千元，總統府撥給的醫藥費四萬九千元，寫字收入的潤資^㉗共計一萬七千元。這些錢除了開支以外，本有些剩餘；但是因為存在合作社裏，結果被倒掉了。所以他在結帳的時候，寫上「恰當」二字。後來，先生身邊又餘了一點錢，這是在他寫遺囑以後的少數收入。他希望能把這點錢送給親戚；並且在遺囑上寫了一句：「生未帶來，死乃支配，可恥。」

十二月一日，遵照先生的遺囑，將他的靈骨送到金門；雇了一條漁船，舉行海葬。那天正午，海面風高浪勁，我同其他同志，把先生的靈骨慢慢地安放到面對廈門的南海裏去了。當繩子脫離我的手掌的時候，心裏真是有無限感慨：翹首遠眺，海闊天空，一望無際，這正是先生一生寬闊的胸襟；波濤洶湧，潮汐來回，正是先生一生的堅強與信守。先生的肉體來自自然，又歸還了自然，但是他留下的精神，將永遠與自然同在^㉘。在這國家

多苦多難的時候，葬先生於南海，心裏的感覺，是無法用一枝筆來形容的；惟有默禱先生在天之靈，協助我們早日收復大陸。

【注釋】

① 稚暉先生 吳稚暉，名敬恆，江蘇省武進縣人。生於清同治四年（西元一八六五年），卒於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年八十九，爲中華民國開國元老。著有荒古原人史、天演圖解、上下古今談、臆盒（ヒツコ）客座談話等。

② 在北平的時候 當時吳氏在北平小南街創辦海外補習學校，國民黨人子弟就讀者甚眾。事隔將近三十年 從民國十四年，作者受教於吳氏，至作者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此文，計二十八年。取其成數，故言將近三十年。

④ 樂天 對現世與人生抱樂觀態度，而奮發向上，乃順天理之自然而樂之者，故謂之樂天。

⑤ 幽默 爲英文 humor 一詞之音譯。指表情與言語中既高雅又具深意，而且能引人發笑之特質。

⑥ 人力車 以人力拉動之車，俗稱「黃包車」，爲從前大陸上都市中重要交通工具。

⑦ 四條腿 坐車者兩腿，加拉車者兩腿，共四條腿。此諺言人變爲四腳動物。

⑧ 過了十四個年頭 作者自民國十四年赴俄，二十六年返國，回故鄉讀書。二十八年赴重

慶，拜望稚暉先生，中經十四年。

⑨ 從江西到重慶 作者於民國二十八年出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當時重慶爲國民政府所在地，故每由江西赴重慶述職。

⑩ 日寇 指日本入侵我國之武力部隊。寇，外敵。

⑪ 進攻貴陽 民國三十三年，日軍先後攻占衡陽、桂林、柳州。至十一月攻陷黔南重鎮之獨山。貴陽告急，重慶震動。何應欽將軍以陸軍總司令親臨貴陽督戰，始轉危爲安。

⑫ 抗戰勝利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由瑞士、瑞典轉達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九月三日，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九月九日上午九時，於南京舉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軍投降簽字典禮，岡村寧次代表日本簽字投降。八年抗日戰爭，獲得最後勝利。

⑬ 松花江 源出安東省長白山之圖們江，西北經吉林省城至扶餘縣北會嫩江；折而東北，爲吉林、合江及嫩江各省之界水。

⑭ 管制經濟 時新改幣制，金融紊亂，作者擔任上海經濟督察專員，嚴禁奸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

⑮ 回到溪口 溪口，鎮名，在浙江省奉化縣，爲先總統蔣公之故鄉。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蔣公宣布暫行引退，回故鄉溪口居住。

⑯ 總政治部 隸屬國防部，主管軍中文化思想教育及政治作戰等工作。作者於民國三十九年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⑦ 完人 具有完美人格之人。

⑧ 萬籟 指各種聲響。籟，爲孔管所發之聲音。

⑨ 遺囑 死者在生前把事務或財產預作處置，寫成文件留給親屬及有關人士，囑其遵守者。吳氏遺囑：遺體火化，葬於中華民國之南海。

⑩ 潤資 求人字畫所致送之酬金，卽潤筆之資。亦稱筆潤。

⑪ 將永遠與自然同在 謂其精神長在，將與天地並存而永垂不朽。

二 最後一課

胡都 適德 譯著

【題解】

本文爲短篇小說，描述普、法戰爭後，法國割地賠款，在所割之阿色司（Alsace）省內，一所小學上最後一課之故事。文中以小學生語氣，寫割地之慘痛，以激發法國人之愛國心。

普、法戰爭，發生於西元一八七〇年七月，結果法軍大敗，拿破崙三世被俘，巴黎亦告失守，次年議和，法國除賠款五十億法郎外，並割阿色司、勞林兩省與普魯士。法國人引爲奇恥大辱。

【作者】

都德（Alphonse Daudet），一譯杜德，生於西元一八四〇年，卒於西元一八九七年，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家。主張以純客觀態度，對自然與人生作如實之描寫。作品以反映現實，刻畫人性，感情真摯見稱。

都德少年時代家境貧困。十八歲開始寫作，以描寫故鄉風土人物成名。其著作已譯爲中文者，有小物件（李劫（リイセ）人譯，中華書局版）、達哈士孔的獬狒（李劫人譯，中華書局

版）、沙孚（王力譯，商務版）、磨坊文札（成紹宗、張人權譯，創造社版）等。

【譯者】

胡適，字適之，安徽省績溪縣人。生於民國前二十一年（清光緒十七年），卒於民國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二，我國著名學者。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提倡白話文，鼓吹文學革命，主張以科學方法整理我國學術思想，對我國近代學術思想影響極大。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及校長，駐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等書，譯作有短篇小說等。本文選自短篇小說，爲作者留美時期之譯作，發表於留美學生季報，後收入短篇小說中。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①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②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③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④。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從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⑤。